

一、率真的白毛阿婆

李潼

從我懂得觀察特徵去認人，白毛阿婆就已經有一頭銀亮的白髮。那時，我大概只有七、八歲，有一陣子還以為她是天生白，因為白髮的老太婆這麼多，為何獨有她被稱呼「白毛阿婆」？

後來，我又見識許多白髮的人，一頭銀絲比她更旺也更亮；但是她給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為沒人比她更率真，率真得可愛又好笑。

白毛阿婆一家三代磨豆腐，在我們那個鄰里，就數她家最早熄燈、最早起床。她的一群兒孫各個勤奮，豆腐店越開越大，還作起五香豆乾的相關企業，她實在沒必要跟著起大早，肩挑兩箱豆腐出門叫賣。白毛阿婆偏是閒不住，「怕骨頭硬了，坐出一身病痛」、「在店裡管東管西，惹人嫌」。

小時後，我喜歡賴床，「不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」，總是逼到遲到前趕著喝稀飯；稀飯滾燙，而學校的噹噹鐘響如魔音傳腦，急，全家人跟著我著急。幾乎都在這時後，白毛阿婆挑著空箱子兜回來了。

有一回我滿頭汗的跺腳喝稀飯，看她走近，吹氣問她：「阿婆，妳吃飽未？」她笑眯眯接了我的飯碗，三兩口喝光：「正好，阿婆舌頭老，不怕燙，幫你吃。」還舀起前院那口蓄水缸的泉水把碗筷洗淨，催我快走。

鄉人打招呼，喜歡問：「吃飽未？」白毛阿婆是個率真的人，吃飽便罷，尚未吃，她大步一跨，取來碗筷，呼嚕嚕吃起來。直到我們遷離那個鄰里，她真就和我們共進早餐好幾回。事情傳開來，我們才知道有這種遭遇的人家還不只二、三十家，每家人談著，都睜眼憋住笑。據說，在我們那地方，打招呼的問候語改成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是白毛阿婆的「功勞」。

白毛阿婆的作為，是對是錯，很難定論，因為她率真的舉動有違常情卻又無傷大雅；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，她給我的印象深刻，尤其看見虛假做人的人時，我居然有些懷念她。

二、藍蝴蝶

林清玄

在一個狹長的山谷裡，住了一群白蝴蝶，它們居住在溪水邊，吸食腐木的汁液維生。

有一隻毛毛蟲，每天看著藍天，還有藍天下飛過的多采多姿的蝴蝶，它心裡總是想著：「為什麼我不能變成一隻藍蝴蝶呢？為什麼我不能像多采多姿的蝴蝶一樣，以採花維生呢？」

於是，吃著樹葉的空檔，別的毛毛蟲都睡了，這隻毛毛蟲就獨自冥想，想著自己生出美麗的藍翅膀，在藍天下飛來飛去，分不清自己是飛在藍天，或者是藍天印在自己的翼上。

每天每天，毛毛蟲都這樣深深的冥想。

奇怪的事終於發生了，當所有的毛毛蟲都長出白翅膀時，那隻毛毛蟲卻長出一對藍翅膀，藍得像藍天一般。

別的蝴蝶一誕生，就飛下土地，吸食腐木的汁液。只有藍蝴蝶一飛沖天，在藍天下飛舞，從一朵花舞過另一朵花，它心裡想著：「百花是如此的美味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知道呢？在天空下飛舞是這麼快樂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願意飛舞呢？」

藍蝴蝶一邊快樂的飛舞，一邊冥想，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化成藍蝴蝶，都能飛舞在藍天中，吸吮百花的芬芳。

那些聚居在山谷底部的白蝴蝶偶然抬頭，看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藍蝴蝶，在空中轉來轉去，都以為自己在做夢，把藍天夢成了翅膀。

許多許多年之後，在那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和一群藍蝴蝶。

白蝴蝶一出生，便飛到地上，吸食樹木的汁液。

藍蝴蝶一出生，便飛上空中，在藍天飛舞，吸食百花的芬芳，它們藍之又藍，藍得比它們的祖先——第一隻藍蝴蝶——還要藍；它們自由自在，比第一隻藍蝴蝶飛得更高更遠。

三、阿媽的菜園

林芳萍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說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搨一搨，嗶嗶啾啾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「」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噢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爐裡燜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

後來有一次，阿媽要到菜園裡拔蘿蔔，我和弟弟又想幫她的忙。

白白的蘿蔔從土裡露出一小張臉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想看我的真面目嗎？」我兩手抓住它粗粗的葉柄，弟弟抓住我的腰，嘿咻！嘿咻！一起拔蘿蔔！

我們終於成功地、完整地拔起來一條大蘿蔔時，旁邊已經躺了五條身體殘缺的失敗品。我和弟弟看看這堆蘿蔔，又看看阿媽。阿媽說：「今暗吃菜頭湯，明仔透早，我來做菜頭粿，曝菜舖。」

四、野草

夏衍

有這樣一個故事。

有人問：世界上什麼東西氣力最大？回答紛紜得很，有的說「象」，有的說「獅子」，有人開玩笑似的說：是「金剛」。金剛有多少氣力，當然大家全不知道。

結果，這一切答案完全不對，世界上氣力最大的，是植物的種子。一粒種子所可以顯現出來的力，簡直是超越一切的。

這兒又是一個故事。

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致密，堅固，生物學家和解剖學家用盡了一切的方法，要把它完整地分開來，都沒有成功。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，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裡，給與溫度和濕度，使種子發芽。一發芽，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，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，完整地分開了。植物種子力量之大如此。

這也許特殊了點，常人不容易理解。那麼，你見過被壓在瓦礫和石塊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長嗎？它為著嚮往陽光，為著達成它的生之意志，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，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，它總要曲曲折折地，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。它的根往土裡鑽，它的芽往地面挺，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，阻止它的石塊結果也被它掀翻。一粒種子力量之大如此。

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，但是它的力量之大，的確世界無比。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。只要有生命存在，這種力就要顯現，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它，因為這是一種「長期抗戰」的力，有彈性，能屈能伸的力，有韌性，不達目的不止的力。

如果不落在肥土中而落在瓦礫中，有生命力的種子絕不會悲觀，嘆氣，它相信有了阻力才有磨煉。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著鬥志而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，也只有這種草，才可以傲然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嗤笑。

五、誘鳥記

可白

我家旁邊有一棵大榕樹，枝葉茂密，還結滿了榕果，因此吸引了許多小鳥來來去去。

有一天，兩隻畫眉從樹上飛來，就近在我家陽台的遮雨棚上做窩。牠們天天在窗欄外的花枝上戲耍，從軟枝黃蟬跳到紫藤的花上，又從紫藤的花跳向搖晃的茉莉。銀鈴般的歌聲，總是吸引著我，讓我忍不住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躲在窗邊窺看。

過了不久，牠們孵出五隻小鳥，每天早上都帶出來，吱吱喳喳的在花枝上喝露水。我很希望牠們能飛進鐵欄杆和我作伴，可是牠們卻小心翼翼的與我保持距離。

大概需要放一些「餌」吧，我想。於是我慷慨的抓了一把米灑在窗台上。

小鳥飛來，依舊只在花枝上跳躍，對肥美的米粒視若無睹。不一會兒，米粒被螞蟻搬光了，小鳥還是沒有飛進鐵欄杆。

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米粒太大，小鳥吞不下去。於是我又抓了一把米，用磨咖啡豆的小機器磨碎，灑在花盆四周，然後退兩步，坐下來等待。沒想到等半天等不到牠們。一陣風吹來，吹得我一頭一臉的碎米粒——伴著咖啡香。

後來，有人教我把整穗玉米掛在鐵窗上，方便牠們抓著啄食。我也照辦了。可是等了好幾天，眼看玉米變成乾了，牠們還是執意不肯飛進鐵窗，彷彿都受過最專業的「安全教育」。

小鳥真的那麼難「釣」嗎？我不服氣的抱怨。

一個朋友聽見了，很緊張的警告我：「小心哦，當初我就是像你這樣異想天開，到處撒鳥食，沒想到把附近的麻雀都引了來。又吵又鬧，啄光我的花芽不說，還在窗台上堆滿鳥糞，又臭又髒又招蚊子小蟲，現在我都想天天放鞭炮趕鳥啦！」

「怎麼會有這樣的結局？」我不禁莞爾。看來，「保持距離」還是讓大家都安心的作法，鐵窗外的就讓牠們翱翔在鐵窗外吧！